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96
6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九六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思先生

(卢森堡)

— 巴勒斯坦问题〔27〕(续前)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并于三个工作日内,
用一式四份, 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分发的, 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5-70271/A

下午三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27 (续)

巴勒斯坦问题

马利克亚尔先生 (阿富汗)：阿富汗代表团对联合国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合理发展感到很高兴，尤其是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的发展，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整个中东冲突的基础和根源。自从大会通过了那非正义的决定，创立了以色列后，以色列便胡扯它同巴勒斯坦人民没有什么问题，仅与其阿拉伯邻邦发生边界纠纷，企图以这种方法来歪曲明确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色列利用这种虚伪的假设，顽固地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包括其本土的人民及其祖国——的存在。但是，现在已清楚证明，这种谎言是不能长久地误导国际大家庭的。由于证据俱在，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为捍卫恢复其国家主权和作为一个国家的统一性和尊严而发动英雄的斗争，联合国现在已经充分注意到它对这个问题所负的责任。我们认为，联合国把巴勒斯坦问题列为一个独立项目来进行辩论的事实，已忠实而合理地反映本世界性组织对于它应负重大责任的这个问题决心履行其义务。自从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作出各项决定后，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的问题就可以正确看待，因为当我们为该地区寻求正义持久和平的时候，如果不管直接关系的一方，是明显地不合理的。

无疑地，任何不顾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从事寻求持久的解决方法的努力都是无益的。巴勒斯坦的情形，同许多曾经遭受或仍然遭受外国统治并在长期牺牲和斗争后获得自由的国家，没有分别。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是一项事实，无论以色列今天如何极力否认它，以色列迟早是不能不予以承认的。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它的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决心争取其民族权利和为其祖国争取自决。

正如我刚才所表示的，国际大家庭和本世界组织已日益注意到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在其祖国应享的权利。它们注意到过去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也注意到必须急切地对它们应用正义的原则。必须指出，绝对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尊重它们行使这些权利，对于在中东建立公平、持久的和平是最根本之点。

我国代表团认为，建立中东和平有两个必要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二，以色列必须撤出所有占领的领土。无疑地，中东局势仍然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

我们认为，以色列顽固地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这种行动不但不断地、有计划地破坏了当前国际关系上的主要原则，而且也破坏了《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

我国政府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联合国大会也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同时，我们很高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最近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获准以正式会员的身份参加不结盟运动，这就重申了不结盟运动对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恢复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民族权利而发动的英雄斗争的支持。

我国代表团认为，除非巴勒斯坦人民取得其民族权利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祖国和享有自决及政治独立的权利，并且以色列必须撤出由于发动有预谋的侵略而占领的一切领土，否则，中东就不可能达成持久、稳定的和平。

国际大家庭在过去二十多年来——这是一段很悠长的日子，一直拖延，没有诚恳地决心寻求可以导致合理解决中东的不幸问题的方法和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深切注意到以色列破坏了联合国一贯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各项决定。应当指出，充分尊重并履行这些决定，毫无疑问地是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绝不可少的因素。

我们在庄严的大会上有责任维护和支持法治，最有效地确保正义获得胜利。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大家庭不能对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正义事业的决议袖手旁观。

在结束这次讲话前，我愿意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希望国际大家庭能够履行联合国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我更愿意声明，我国代表团将支持大会在本届会议上作出足以确保巴勒斯坦问题乃至整个中东问题得到合理而公平的解决的任何决定。

纳乔先生（阿尔巴尼亚）：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而且最正当地成为爱好和平并为了捍卫和确保各国人民的主权权利及中东的和平与安全而进行斗争的会员国所关切的对象。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素来遵照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并保卫其民族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原则政策，一直在此参与一切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它们返回被逐出的祖国，和承认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等方面，素来抱支持的一贯态度。

大约在二十多年以前，巴勒斯坦全国一百五十万人民由于以色列在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国家——尤其以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大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侵略，因而被逐出其热爱的祖国，自此以后一直过着贫困艰苦的生活，远离家园。从那时起直至今天，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继续不断地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犯罪的活动，天天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空袭，造成人命和物资的严重损失。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展开这种恐怖活动和大屠杀，目的在于击败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巴勒斯坦人民中间制造恐惧和不安全的气氛，以便迫使他们屈膝投降，剥夺他们返回祖国——巴勒斯坦的权利。

众所周知，美利坚合众国一向是而且现在仍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这一切犯罪活动的教唆者和主要代理者。没有它提供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援助，以色列就不会有采取这种侵略行动的勇气。

白宫领导人公然宣布他们曾经以一切所需的和最现代化武器——甚至包括核子

弹头——武装以色列，并将继续这样做。在美帝国主义者继续使以色列军事化之后，继之总是在仍被以色列武力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发生更多侵略性挑衅、占领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扩张行为，从而使中东成为战斗和持久冲突的区域。在以色列这一切活动的背后，隐藏了美利坚合众国在中东实行扩张的野心。

新帝国主义者——苏联修正主义者——象美帝国主义者一样，也公然和暗底下协助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发动侵略行动。大批犹太人从苏联前往以色列，大大协助了以色列侵略者；以色列利用这些移民作兵士和军事及文职专家，利用他们来推动和维持其庞大的战争机器、政治和科学机构，并用以填塞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

今天有一项众所周知的事实：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向美利坚合众国——以色列的盟国——要求必须由美国参议院或国会批准的设备时，就玩弄其放行人口的把戏，遣送更多苏籍犹太人到以色列。最近苏联修正主义者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议，结果就在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背后进行讨价还价。这些破坏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利益的新诡计是在苏联修正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所策划的反阿拉伯大阴谋的范围里进行的。

这一切的事实表明，巴勒斯坦人民面临凶猛敌人——两个超级大国和以色列——协调进行的活动，这些敌人不管怎样，企图破坏或摧毁该民族的正义事业，使它们不幸的处境永久化，使它们终生成为难民，既失去了祖国，又没有主权权利。

大家都知道，巴勒斯坦在中东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素来是帝国主义国家垂涎的地区。中东在战略上的有利地位，石油——黑金——的诱惑，售卖武器可得的钞票等，都是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必然企图控制这个地区的一些原因。因此，它们对中东的关切是由它们在该区追求扩张主义的目标以便为其战略利益和在经济上剥削该地区而建立其影响力等因素决定的。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为了在中东达到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目标，不愿在该

地区建立和平、稳定的局势。正好相反，它们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以便分散和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在阿拉伯人民之间制造分裂并使它们互相对抗，支持和鼓励以色列的侵略政策，以便维持中东“不战不和”的局势，并迫使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俯从华盛顿和莫斯科独断的解决方式。

莫斯科和华盛顿所炮制的并拼命吹嘘的所谓和平解决巴勒斯坦和整个中东问题的计划和倡议，只不过是诱使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投降的圈套。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一面大唱致力寻求解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高调，一面又在该地区日益在政治、战略和经济领域里为其霸权和扩张而加紧争夺。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多年来苦心孤诣地在中东谋求扩展其政治和战略的势力范围，每有机会便想把对方挤出去。大家都清楚看到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外交上都在为这个巨大的奖品而竞争。两个超级大国不但视中东为长期的油井，而且是它们高价出售武器的大市场。去年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售给中东的武器高达一三〇亿美元之巨。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阴谋以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活动从来没有办法使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低头，并且永不可能。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是决心不在压力下低头、为了生存而坚持非凡的努力和发动伟大的斗争的历史。在进行正义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长久经验教育了巴勒斯坦人民，使他们领悟到自由和独立是要用热血和牺牲才能赢得的。

巴勒斯坦自由斗士多次攻击以色列占领者的行动，证明了解放斗争的加强和巩固。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给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华盛顿及莫斯科所策划的阴谋的最佳答复。世事的发展使巴勒斯坦人民深信只有战斗才能赢得它们的权利和故土。恩维尔·霍查同志说：“人民的斗争是最厉害的武器，它点亮了火炬，焚烧侵略者直至其灭亡。”柬埔寨和越南的例子又一次明确地反映出，虽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军事力量很小或是较弱，但是，如果为正义事业进行战斗并坚决斗争到底，

一定会得到胜利。

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同所有阿拉伯人民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巴勒斯坦问题是公平而彻底地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为了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联合和团结日益加强，并且在战场上反映了打击以色列侵略者的力量。一九七三年十月，他们在战场上打败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彻底打破了以色列战无不胜的神话。并且极有效地使用石油武器，使敌人蒙受算不清的损失。因此，美帝国主义者才甚至向阿拉伯国家恐吓，说要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紧密团结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永不容许其敌人践踏其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重返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的故园进行战斗的正义事业受到阿拉伯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支持。巴勒斯坦斗士已成为中东强大的力量，在全世界的声誉日益高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公开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到底的决心。

就是在联合国，也有日益众多的国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其被逐出的故土的不可剥夺权利。联合国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争取自决、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联合国爱好自由的会员国这项承认明确地表示了它们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正义的解放斗争的支持。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政府素来支持并将继续坚决支持兄弟般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蛮行为和美帝国主义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东执行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这三个国家应当对该区紧张局势的继续和巴勒斯坦人民所受的灾难和损失负主要责任。为了重申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诚恳的全面支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正如一九七四年十月三日恩维尔·霍查同志所强调的一样，表示深信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能够“粉碎以色列和超级大国的一切阴谋和反阿拉伯计划，只要保持团

结，必能达到其民族的崇高目标。”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代表团鉴于我们大家一起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所负的责任和义务，同意本组织有责任在其所涉领域维持正义，凡是破坏《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事项必须予以矫正，并为此目的提出适当解决方法。我们同意这项行动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导致迅速的确定的结果，因为有许多因素要加以考虑，而且，无论能否预测，每两届会议之间都发生若干变化。因此，大会当然必须再度审议巴勒斯坦问题，这不只是为了照例要讨论，虽则讨论本身是应该的，有益的，而是要决定什么是迫切的，并采取什么步骤以达成我们在从前各届会议上所协议的目标。

因此，我们以坚决明确的态度，拒绝任何儿戏地、无耻地、不负责任地给人以一种错误印象的企图，竟说这次辩论的召开，唯一目的在于对某一国家作侮辱性和任意的批评和责骂——虽则作这种无理指责的国家明知它这一切批评都是适用于它们自己的一或是要扰乱本组织对应负责任的其他方面的注意力。事实上，每个问题都有一定的优先次序，联合国和整个国际大家庭据此按照所知事实具体地决定采取什么立场和作出什么行动。我们认为，只有良心上深深的罪恶感，再加上极端的无知，才会使人不理睬这些根本事实，对于这种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请教的。

二十八年来我们每年都高谈阔论本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承诺是如何的诚恳。每年我们总是答允不敢再相信我们的诺言的人，说我们会给予更大的公道。每年我们总是在局势继续恶化的情况下重申我们的关切。同时，我们又对傲慢、固执、排他和漫无止境的狂热行为采取放任的态度，一面又请由我们授以特权的国家想办法，但是结果无非是把不能接受的解决方法交下来。

我们这样的被迫困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并受到本身种种矛盾的束缚，假如还不承认关于这个问题能有一个真正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愿望的解决方法出现，就可更符合自决的原则，并且使我们可以更客观和更实际地审查有关资料 and 材料，而不必不

顾自己的感觉，而为违反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的各种权益去辩护，那就太可惜了。我们一旦克服了寻求虚伪或局部的解决方法这种束缚，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给予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之后，就很容易同意他们的根据自己的终极愿望去创造其未来的目标。我们认为，这就是本组织对这个民族的首要责任，而以前我们曾经很可憾地为了贪图便利、力量脆弱、暂时应急的妥协办法，把他们牺牲了。

我们就是根据这种意义来理解联合国所作决定的，那就是从此不管犹太复国主义最近所用的可与帝国主义相比的威胁、压力和恐吓等手段；正式承认——刚在五年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坚持全部予以尊重；强调必须加以执行，并为了预防有人会企图加以歪曲而表明这些权利包括自决、独立和主权。我们再不能无视联合国这种不容改变的承担，也不能推说我们不理解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和抵抗所起的积极作用。

大家会记得，所有这些承担都以明确的词句来宣布，更未附有任何条件。不但对本组织、尤其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每一项承担都是重大步伐，自然而然地纳入整个问题的范围里，而且我们大家必须按照我们各自的能力拟定一个行动计划。

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行动本身就是合法的，正好同在本届大会上胡说的相反，不必等待第3236(XXIX)号决议的通过才能享有这种权利。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反对外国统治或剥夺，不管是奥托曼、英国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他们祈望于我们的，只不过是保证确认这种抗议是巴勒斯坦人民为了捍卫其民族特色，并拒绝各种否定、破坏或改变这种特色的企图的意志的必然表现。

国际大家庭在权利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履行第二项责任时，必须坚持不能利用一个国家的“条件”存在作为反对肯定巴勒斯坦民族个别地位的借口；而民族个别地位只要是在巴勒斯坦的范围内表达的，就不会对另一个国家的合法存在构成障碍，我重复一遍：不会对另一个国家的合法存在构成障碍。

本组织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第三方面同巴勒斯坦民族的主权和独立有关。只给予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以其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未同时界定行使这些权利所需的政

治和法律结构，这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在国际上予以承认以前的阶段，无疑地是最困难和最不易取得协议的，因为由于偏见的缘故，常常会强加由根本不公道的立场而来的条件。因此，联合国必须再度集中注意力来订定这些条件，订正二十多年前所采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承认一个民族的主权是不容谈判的，而且只有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属于它的领土内宣布它的独立，其独立才有意义。

谈到本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民族个别地位、主权和独立的责任时，我们同时也小心地避免贬损我们所负的其他责任，就是按照该民族被侵略时所通过的决议的规定而承担的责任。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分析限定在我所讲过的范围内，因为我们认为对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所应享的权利需要予以正式保证，在《宪章》构架之内清楚说明，并严格遵循其原则。

无论是现在或将来，如果这些保证被蔑视或破坏，我们必须依靠《宪章》，倘若《宪章》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要实施制裁，那么，联合国应当毫不犹豫地斟酌执行。这是今年非洲统一组织在坎帕拉、不结盟国家在利马举行会议时所作决定的基础，我们不必再累赘地提出这些决定。这些决定的精神可由马达加斯加代表团共同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反映出来，我们相信该决议草案的第3和4段可提供足以达到第3236(XXIX)号决议的目标的适当机构，使我们必须对巴勒斯坦人民提出的保证更为有效，使长久以来只扮演配角的联合国对这个问题重新掌握行动和协调的真正权力。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曾说这一项特殊的倡议将会妨碍谈判，但是，谈判的情形和目前的结果如何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上这些谈判有没有在整个问题解决办法之中对巴勒斯坦问题给予应有的地位呢？无论何人，如果以忠实的态度说话，都不能一面说寻求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事情会危害该区的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又承认该犹太主义国家是从吞并、掠夺、驱逐和殖民而诞生的。支持这种说法就等于企图消灭巴勒斯坦的政治和法律的现实，以求赞同一个没有正当名字的和平。

巴勒斯坦问题所需的具体解决办法不一定同解决其他局势的方法相反。但是，如果说巴勒斯坦人民和联合国必须依从解决其他问题的方法，那就是表示一种特殊心理，这出于有些人之口也不奇怪，因为这些人高谈“民主”、“代议制”、“对话”和统计数字，可是，他们说的话正好同殖民主义者和种族隔离的坚决支持者吹嘘他们的所谓文明使命时所说的话极为相似。

大会可以就我们所提出的建议来判断我们是否极端分子，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参加讨论，并非要强迫别人接受虚伪的真理，也不是在别人不赞同我们的建议时就猛烈而恶毒地攻击国际大家庭，而是要竭尽所能用《宪章》的规定来确保正义获得胜利。当有人企图扼杀巴勒斯坦问题时，我们不能甘为沉默的同谋；如果因为捍卫正义事业而被称为极端分子，那么，我们乐于接受这个名字，尤其因为我们谴责很多人看惯了折衷变成牺牲原则，以致对事情全不关心，也谴责那些绝不愿承认过去的错误和不义行为的人所采取的极端放任态度。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世界舆论再次注视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斗争是一个较大问题的一部分，即为了寻求中东长期冲突的解决。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要使该地区这种局势获得任何政治解决，必须先消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撤出驻在被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的以色列部队，并实行使巴勒斯坦人民取得其合法权利，使他们实际享有这种权利。

要使中东的局势正常化，巴勒斯坦问题是主要的问题。除非这个问题获得公平解决，否则，就不可能保证该区域的所有国家和民族获得持久和平。

联合国是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权利的，事实上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加以承认。从那时起，它常常重申这些权利。例如在五年前通过的大会第2628（XXV）号决议，其中说：

“……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是建立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同时，去年大会通过的第3236（XXIX）号决议又说：

“……要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是主要的一方，

1. 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

(a) 不受外来干预的自决权利；

(b) 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

“ 2. 又重申巴勒斯坦人民重返他们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不可剥夺权利。”

该决议说巴勒斯坦人民可以根据《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一切方法来重建这些权利。

我愿意立刻强调下列各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支持关于应该一贯尊重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所得结论的要求。 这是符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和中东所有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

以色列当前的政策是严重障碍巴勒斯坦问题的积极解决的。 正如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的讨论所示，以色列的代表虽然口头上承认，要取得中东的真正和平，应当积极解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问题，可是，又同时顽固地拒绝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起参加旨在谋求解决中东局势问题的谈判。 以色列的代表又企图诋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且企图破坏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的要旨。 他们这样做是基于危险的沙文主义的逻辑的。 虽然他们大谈以色列的独立和安定存在的权利，但是，却不愿意给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以同样的权利。 以色列利用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来制造无法忍受的巨大压力，并威胁阿拉伯国家接受其无理要求。

以色列支持并扩大中东的紧张，展开颠覆和宣传的阴谋，甚至在别国领土迫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有系统地破坏其主权，并对巴勒斯坦人民借以暂时栖身的国家进行侵略。 因此，批评和谴责以色列的联合国会员国日益增加，这会使得我们觉得奇怪吗？ 联合国和联合国大家庭里其他组织（象教科文组织）的论坛所进行的讨论，有力地证明了以色列以所谓阿拉伯海边的爱好和平的天国自居的神话宣传

越来越难蒙蔽世界舆论。

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而论，中东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局势有更广阔更深刻的主因和副因。这种危机和局势是反对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发展的广泛攻击所造成的后果和一个组成部分。以色列的统治阶级只不过扮演攻击队的角色，当然也是为了追求其自私的目标。因此，中东的危机不单是以色列目前当权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同阿拉伯人民的公开冲突而已。中东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面对的是世界性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或变型。

我们支持并且非常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所发动的和一般的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为反对反动派和暴力所进行的毫无畏惧的坚决斗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支持它们的，正如所有进步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一样。

绝大多数国家——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国家——都认识到以色列采取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爆炸性局势的危险性。它们明白中东的危机每天都威胁该区域的所有国家，而且不限于该区域的国家；但是，若干集团至今不肯承认一项事实：非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获得充分的权利并采取步骤以解决整个中东的问题，非到充分注意该民族的利益、意愿和它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进行的坚决斗争，中东就不会有真正和平。

国际大家庭有很多工具可作为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宿愿的依据。我们必须彻底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决议，尤其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第3236 (XXIX)和3237 (XXIX)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的第242 (1967)和338 (1973)号决议。

捷克斯洛伐克认为它自己是寻求以和平方法为整个中东复杂局势谋政治解决的各种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有权这样宣称，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基本外交政策是以寻求和平、安全和进步为目标的，一方面又因为我们同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维持传统的友谊。我们尊重这种友谊，并且尽力支持和援助阿拉伯人民为了争取进步和独立发展而展开的斗争。今年九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正

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今年十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访问了利比亚，就是明证。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一个敢于为其事业展开斗争的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有任何值得争议之处。该民族在展开反对非正义和非法斗争中正日益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这可以由大会在去年的会议上通过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地位的决定反映出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展开争取其权利之斗争的主要支柱。它代表该民族的利益，并在这个国际论坛上作为它的合法代表、替它说话。

今年巴解组织依照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活动，发表很有建设性的讲话，因而遵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促进了国际和平合作。今年五月，亚西尔·阿拉法特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举行商谈时，捷克斯洛伐克的高级代表再次重申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所提的要求并支持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解决中东局势问题的谈判——这是它们有充分权利参加的。

由于国际上缓和政策日益深入发展，使人对于产生可以就中东的局势问题作出根本决定的环境，抱有极大希望。以色列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可以采取行动让中东的人民实现取得持久和平和安全的希望，这就是说要履行联合国的决议，撤出自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占领的一切领土，和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权利。

为了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实现解决，已成立了适当的国际机构，这就是中东问题日内瓦和平会议。该论坛应可讨论并深入研究所涉的一切问题，以便使局势正常化。各方应以平等地位参加该会议，即指直接与冲突有关的各方，这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作为该会议的联合主席的苏联和美国。如要该会议再发挥作用，那么，各代表团应抱持建立中东持久和平的坚定宗旨出席。

我们赞成全面解决中东局势问题，这包括保证该区域的一切国家享有独立生存

和进行自力更生的发展的权利。我们是赞成全面解决的，就是说一项必须满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要求——包括它们的自决权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在内——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正是联合国采取步骤以履行其有关巴勒斯坦问题所作决定的时机。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就称为“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项目正是要朝这个目标作出决定。

主席：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发言。

阿克勒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紧接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后，以色列向外扩充，除埃及和叙利亚领土以外又把整个巴勒斯坦包括在内，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莫希·达扬宣称“如果你读一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上所指的土地是什么，所以我们决不放弃我们对于这个领土的权利。”前以色列总理果达·梅厄后来在会见英国《星期日时报》的记者答问时，曾傲慢而嘲笑地声称“谁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我提到这些陈腔滥调的以色列声明，目的不是要引出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进一步谴责，相反地是要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巧妙运用的时间因素，它展开其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方案，是逐步进行而有条不紊的。

一九一七年颁布鲍尔弗宣言时，其涵义是说流浪的犹太人已经受尽了迫害，鉴于宗教和感情的连系最好让他定居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当时，即一九一七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占巴勒斯坦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而其所拥有的土地则占整个巴勒斯坦土地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到一九四七年，由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非法移民、怂恿和协助，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人口已占该地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拥有的土地不超过百分之六。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展开了他们方案的另一阶段，由于美国的幕后操纵以及差不多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出席的情形下，联合国大会建议将巴勒斯坦分割，于是将我们国

家领土的百分之五十六分给犹太复国主义者。

犹太复国主义方案中建立国家的时期已到。因此，一九四八年时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占据了巴勒斯坦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二，用武力驱逐和撵走土著阿拉伯居民。

建立以色列国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方案中的下一个阶段旨在劝导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所以才有有名的本古里安公告：“在过去，我们是没有土地的民族，现在却是有土地而没有一个民族。”这个阶段并有一种特色，那便是千方百计阻止各阿拉伯邻国的发展，经常对它们进行攻击，使它们陷入错综复杂的问题，纠缠不清。

巴勒斯坦人民被逐以来差不多已有二十年。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国的逻辑和标准来说，以色列的占领巴勒斯坦已成为一个事实，不管巴勒斯坦土著居民有什么权利，事实毕竟是事实。

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执行下一个阶段，结果便是占领整个巴勒斯坦，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其中有些已两度沦为难民。

所以，从时间的观点来看，上面提到的达扬和梅厄宣言是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预言的最终实现，这些人从赫茨尔的日记显然可知，早在一八九七年时便预料要把巴勒斯坦人逐出，并如韦茨曼《试验和错误》回忆录中所记载，早在一九一七年时便决定要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性质消灭掉。

可是，巴勒斯坦人已向那些预言低头吗？他们已向以色列的美国最精的战争机关投降吗？他们已灭亡或瓦解了吗？事实上，巴勒斯坦人民是深知犹太复国主义者方案的真正阴谋诡计的，因他们已经历过一次重生，也就是一次革命。

巴勒斯坦为争取解放而作的斗争已获得大会的赞同。物质上和精神上，它有权得到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援。同时，大会曾一再确认和谴责以色列恶毒的特性及其侵略性。任何其他国家受到了这样不断的责备和这样猛烈的谴责，就会设法痛改前非，恪遵联合国的原则和文明世界的行为守则，不然便会自动退出联合国免

得遭受责备和谴责。凡是有自尊心的任何国家都会这样反应；但是，以色列是殖民政权，既没有自尊心亦不知羞耻：它只等待人家把它从文明世界中驱逐出去。虽则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已对它发出够多的信号，但是它却坚持侵略、压迫和剥削。因为它有美国的大力援助，所以它才敢藐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公然反对这个崇高的大会。以色列代表对于他的国家如此受尽奚落有动于衷吗？他应该知道在今日和在这个时代，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国家会象他的国家那样要其整个土地为他的国家所占据的一个民族选择灭亡之途。世界上亦没有其他国家会象他的国家那样要把别的国家的领土给予为了解放它的国家从事英勇斗争的一个民族，来作为解决其民族要求的一种办法。世界上亦没有其他的国家象他的国家那样坚持把征服的原则作为国际行为的一项正当原则。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前后一致。在过去，犹太复国主义者曾说服英国帮助他们征服巴勒斯坦，两国都暂时得逞了；现在美国又保证维护它的这种征服。目前，还是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信徒强硬地要求国际社会以征服另一个国家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盟友早就应该明白，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意愿是解放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解放不但可以解决我们民族的问题，且可完成更多的事情，即可将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从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暴政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巴勒斯坦人所提供的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的替代办法将使人民能够在完全平等的立足点上共处，而不论其信仰、国籍或语言。巴勒斯坦的革命便是为了建立这样的一个政治社会而从事斗争。

尽管我们已被逐离我们的家园，以致在流亡中和在占领下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尽管偶有战争或以色列对我们的难民营进行突袭，但是我们一直在处理我们的问题并已积极和不懈地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我们已得到了很高的教育水准，这可以统计来证明，今天每一千个巴勒斯坦人中便有十一个在大学读书（而在所谓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中，每一千人只有三个上大学）。我们所有的巴勒斯坦学龄儿童中有百分之九十在学，所以我们预期不需五年便可达到普遍识字的程度。我们积极

参加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发展，这件事一部分得归功于我们的阿拉伯弟兄们的支持和援助。

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一项事实是我们人民很高的教育成就和他们的专技已为这个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所利用，反过来说也使得有着高度专技的我们的人民能够对那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作出贡献。

但是，岁月的消逝和情同手足的援助都不能令我们忘怀巴勒斯坦。我们继续主张以公正的办法解决我们民族的问题并收复我们的家园。我们深刻的政治意识有助于打击以色列及其盟友为了要把我们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领土定居所想到的一切阴谋。这个同样的政治意识使得我们对在我们流亡期间支持我们和收容我们的政治社会的完整表示尊重。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极其关心对黎巴嫩所加的一切外来威胁，因为它过去的和平发展曾有助于我们的发展，而它将来的安定亦将有助于我们为争取巴勒斯坦解放所继续进行的斗争。

民族政治再团结的这一过程于一九六四时达到高潮，那年，我们曾派遣代表前往耶路撒冷重新展开主动以便决定未来数年中所要采取的方案型态和解放战略。那件工作实非易事。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曾妄图把重大障碍来妨害我们。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在在一九六四年的巴勒斯坦全国人民大会制定宪章，详细说明了民族解放方案的主要纲领，并明确指出我们绝对需要民族独立。那个大会设立了一个组织，为的是要动员巴勒斯坦人民从事民族解放工作，并推选一个执行委员会。从那时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便把一盘散沙的巴勒斯坦人民组织起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最高立法机关，执行委员会便是向该委员会负责。这个权力机关宣布我们民族的目标，讲解我们的希望，制定我们的法律。它包括所有政治团体的代表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活动份子。我们的组织已因流亡中和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接受而获得它的合法地位。今天，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中都有代表，其法律为巴勒斯坦人民所接受和执行。作为一个解放组织，我们的任务已清楚地界定，那便是解放。我们一面在

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从事我们的解放斗争，一面则继续积极工作增加难民营中我们人民的福利和减少他们的痛苦。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幸福建立起教育、社会和文化机关并加以监督。

关于达到我们的目标和执行我们的方案，我们曾获得全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不可数计的援助。这个大会中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对我们组织的承认，使得我们能够获得现在在联合国中的地位。早在一九六九年时，大会的会员国已开始承认我们武装斗争的合法性，并确认我们的革命是对剥夺我们行使独立权利的殖民占领的一种答复。这种继续的承认于一九七四年到达高峰，那年大会的大多数会员国投票赞同我们的权利，在它们历史性的第3236(XXIX)号决议和第3237(XXIX)号决议中，它们主张我们在巴勒斯坦独立，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的我们的过渡方案是一个明确的独立方案。我们现在要把那个方案转化为行动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继续把它执行；我们这样做，得到了我们所有人民的支持。大会历史性的决议规定我们的独立方案在国际上的合法性。

现在，联合国采取有效措施以执行其第3236(XXIX)号决议的时期已到。大会收到了主张执行巴勒斯坦独立和自主权利的一项决议草案。现在要请大会设置有效的机关来执行它已经赞成和确认的一项权利；请大会订定巴勒斯坦独立的一个时间表；请大会考虑惩罚那些藐视它的意愿的人。

我们的人民期望你们信守维护联合国宪章及其决议的保证，并对打击国际社会的意愿、转变其方向或破坏其工作的所有企图，不问其来源，加以制止。唯有加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的权利以及保证他们的国家主权，才能对中东的和平与正义有所贡献。唯有完全恢复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权利，包括我们的独立权利，中东才能有永久与公正的和平。

努涅斯神父（哥斯达黎加）：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届大会上发言，因此我谨先介绍自己。我是努涅斯神父，一个专业的天主教神父，我是一个左翼份子，所以在我本国有些人叫我“共产主义神父”，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在这里代表着一个小国家，但却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哥斯达黎加。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当我担任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时，我曾在这个讲坛上为了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为了新几内亚对荷兰的斗争以及为了塞浦路斯对联合王国的斗争而奋斗。你们看一看那些年份的记录，便可发现我是怎样地在我所认为正当和神圣的斗争中敢于同强国对抗。

作为哥斯达黎加的大使，我曾有幸运在多事的两年中在以色列居住，并设法了解所谓的占领领土中的以色列犹太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我是律师们所谓的见证人。我知道那里发生些什么事情，因为我曾亲历其境，我认为在我国政府的特别要求下，我有义务在这次大会中发言。

一个知道真相而不肯说实话的人不但是一个知识分子懦夫，而且应被判定为他的上帝，他的信仰和他的弟兄们的叛徒。我相信在这个大会堂中还有别人也是我所经历的真相的见证人。因为我信奉上帝，所以只有上帝才能对我作出裁判。何况，我现在已经到了老年，不能再背离真理了。然而同时我觉得自己很年青，所以当目睹有歪曲真相的企图和指控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企图时，我便不能保持缄默。

我们是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年复一年花费了大会许多宝贵的时间。但是今年情况不同了。在过去的各年中，都曾谈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然而很少人知道其实际意义是什么。事实是任何人都很难在理论上去了解一个民族的合法权利。

我国已提供充分证明，随时准备支援地球上任何国家或民族的解放努力。可是昨天，十一月五日，在萨达特总统向华盛顿美国国会讲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散发橄榄枝的同日同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代表坦率而肯定地

告诉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实际意义。 他说：

“这项以色列的解决办法不仅漠视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侮辱了大会各会员国的聪明才智，并公然违反宪章的各项原则。 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如何解放现在完全在以色列占领之下的地理上的巴勒斯坦。”（第二三九四次会议，第41页）

如果说对这个大会的会员国的聪明才智有任何侮辱的话，这只能从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所发表的一项说明中找到。 只要打开任何历史书籍，便可看到以色列今日所拥有的领土是历史上的巴勒斯坦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国际联盟交由联合王国委任统治以便建立以色列国的领土只占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的历史上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在第一次划分中，英国把11万平方公里中的8万平方公里作为一个自主政治单位，叫做外约旦，只余下约旦河以西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九四七年时联合国决定建议成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时，又将这块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分为二。

这些都是事实。 试问如何能因疯狂而盲目到了一个地步，以致把历史的真相作这样彰明较著的篡改？ 我要把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关于中东问题所持论点之谬误加以分析。 他们说在符合两种条件的情况下，中东地区将可恢复和平：第一，以色列将一九六九年六月所谓的六日战争结果所占领土归还；第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为了说明这种主张完全谬误，我要问这个问题。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成立以色列国时，根本没有阿拉伯难民问题或领土问题。 为什么所有的阿拉伯邻国的军队赶向前去消灭这个初成立的以色列国？ 为什么阿拉伯人不能接受面积大约14,000平方公里的那个很小的犹太国，为什么没有按照大会建议的人口和领土成立阿拉伯国？ 只有一个答复：那时的阿拉伯领导人同今天的许多阿拉伯领导人一样，不愿意而且今天还是不愿意接受一个成为自治单位的犹太民主国，请注意我没有说阿拉伯人民，因为在今天和在那时都没有就这个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同阿拉伯

人民商量过。

那时的阿拉伯领导人耶路撒冷的马夫蒂是希特勒的拥护者和信徒，亦赞成一种最后的解决办法：把世界上的犹太人消灭掉。他今天的信徒也说犹太复国主义便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以此煽动消灭犹太人。阿拉伯难民是阿拉伯领导人昏庸无知的一种结果。阿拉伯难民不是阿拉伯各国以漫无节制的战争去进攻以色列的原因，而是那个战争的一种结果。

因为我认识双方，因为我了解埃及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发言人以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声明，他们说应把犹太人投入海中，所以我必须说明一点：我深信如果有阿拉伯难民，那无非是因为在以色列人民便是军队，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道德原则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这便是所以有阿拉伯难民的原因。

如果——上帝一定不容有此事——阿拉伯人在任何一次战争中征服了以色列，则不会有犹太难民，因为没有一个人犹太人还会活着。

让我们谈一谈另外一个事实罢。阿拉伯难民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因为阿拉伯的领导人不要把它解决。他们继续用它作为一种政治武器。过去二十八年，这个世界曾看见来自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五千万难民问题的圆满解决。在二十七年中，以色列这个小国有着一切问题，遭遇着对它宣布的一切战争，但是却承担了主要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七十万以上的难民，而今天它在它极小的领土中容纳着总数刚逾三百万的人口；而阿拉伯各国有一亿以上的人民，土地面积逾一千二百九十万平方公里，人民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却不能解决刚过六十万名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而这些阿拉伯人就是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盲目无知和不负责任才沦为难民的。

让我们甚至说得更精确一点。这并不是他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他们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联合国为了救济阿拉伯难民已花去数逾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如果把那些款项积极地用于阿拉伯人的教育、卫生服务、住房和工业发展，则便不会有今天的这种问题发生。

我回想当年在杰里科中心和周围看到巴勒斯坦人抛弃了用国际款项建造起来的数以百计的住家，因为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后接到命令前往外约旦，在那里他们再度开始过难民生活，我真是觉得难过。

让我们把历史搁在一边。

有些国家的政府现在要开倒车和曲解情况。我并不想讲述犹太民族对以色列土地有其年代悠久的历史性的权利，以分散各位代表的注意力。因为那件事亦可在历史书籍中看到。现在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十一月五日告诉我们说：

“……如何解放现在完全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地理上的巴勒斯坦。”（第二三九四次会议，第41页）

如果我们分析那个论点的谬误，而不问它所提到的是什么领土，则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现在所寻求的是要消灭以色列国，这也说明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以不接受——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原因，因为那个决议承认他们所欲消灭的一个国家，一个必须有安全边界的国家，的存在。并且亦说明了现在这个会议厅中散发的所提议的决议草案中——我不知道这些决议草案是否已向大会提出——何以没有一个提到第242(1967)号决议。那是相当奇怪的，我记得几年前以前就是今天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那些阿拉伯国家政府曾何等热烈地支持那个决议。

但在另一方面却提及设置一个委员会，由它来建立官僚政治机关，这个机关的唯一目的便是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从世界地图上删去，并把它逐出联合国。其中还提到制裁，停止职权或驱逐，而甚至更为严重的一点是要把举世赞扬、寄以厚望的新近协议所产生的进向和平的一小步完全取消。

这个整套谎言和谬论的目的便是要在我们眼前掀起一层烟幕。试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谁？是代表以色列国家中470,000名阿拉伯人吗？是代表六日战争以后被占领领土中大约一百万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吗？是代表在约旦王国

生活、工作和掌理事务并代表该国大多数人民的 650,000 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吗？试问是谁给予他们代表权力的？是阿拉伯领导人的会议，其中许多领导人并不代表民主国家。试问他们曾举办过公民投票吗？试问高唱民族自决的那些人，他们是以谁的名义发言，并把全世界分裂？我要特别问一问，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真正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他们为什么在一九七〇年九月间为约旦的巴勒斯坦弟兄们所驱逐？他们是不是声称侯赛因国王和在约旦过着和平生活的巴勒斯坦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什么巴勒斯坦的恐怖份子一到，在阿拉伯世界的几个民主国家之一的黎巴嫩和平生活、工作和取得进步的真正黎巴嫩人民彼此之间便爆发令人震惊的冲突呢？难道这件事也能归咎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吗？

让我们从此完全坦率地说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能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请相信我，我是要了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人的；我的任务便是了解人。当然，我知道他们的不耐和关切，不过我希望他们的不耐和关切能本着他们在这个大会中宣称的和平与正义精神觅致正当的表达途径。他们受过阿拉伯各国政府仇恨毒素的熏陶。即使如此，又如何能将这样多的仇恨、这样多的不义和这样多的罪行加给无辜的受害人？如何能把历史曲解到那步田地？我们所遭遇的不幸怪事便是我们前面有两种民族，它们都谈论和平，而使人疑惑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如何能够都讲和平？如果他们真正要和平，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战争？事实是双方所想到的是不同种类的和平。我倒相信以色列需要和平，和平使得它能够建设成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而成为以色列人民的灯塔，只要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榜样，一个民主进步的以色列也是实际上愿意与它友好相处的其他国家的一盏灯塔；但是阿拉伯极端份子——我要分别清楚——也讲该区的和平，不过他们所要给予以色列的和平是走进坟墓的和平，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这一代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已经回到了他们祖先的土地，并不是为了要挖掘他们自己的坟墓，而是要建筑和平的道路，栽植百年的树木，建立进步的城市。这便是双方在中东寻求和平的差别所在。

毁灭以色列的主张，就其见于形式来说，实为历史上最大和最严重罪恶之一，

但是阿拉伯领导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显然不以此为满足。第三委员会轻松地并在绝大多数的支持下，通过了想不出有什么更为怪诞的决定，这是对真理和普通常识的污辱，以及对人性尊严的抹杀；他们已通过了犹太复国主义即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原则。凭着“石油国多数”的一项决议，现在竟使有着基督理想的犹太民族，这个历史上受种族主义和种族压迫之害最深的人，成了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民族和运动了，这是一件何等悲惨的怪事！真的，这好象是一个但丁式的噩梦，而不是一个现实。那个石油国多数也可以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说“我们这批联合国的多数决定自今天起，世界上不再有上帝。”

我们必须联合能够亲善的民族和人类来消除某些领导人心头的仇恨，就好象我们拔除野草那样。

仇恨是愚昧和猜疑的产物，并因谎言而得到滋长。人类可以成为一只怪物，一路上吞食所有的东西，甚至吞下那些创造它的人。我相信有些阿拉伯人也知道这些反以色列、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歌舞狂欢使我们背弃了和平大业以及为了完成此一大业而作出的一切努力。愿上帝赐给我们够长的生命，好让我们听到理性与和平之声。

联合国这个机构创设于三十年前，成为崇奉正义和真理及民族间友谊之庙宇，也成为文明的会堂，但是它很容易变成一个野蛮的丛林，让强权支配一切的法则造成联合抵制行动，使它的一切活动陷于瘫痪，并置这个世界于死地。

我是一个民主的小国的代表，随时准备支持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过程，我要问问在这里代表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各位是否将容许这件事发生。让我们冷静下来，超脱仇恨和罪恶。不但联合国的命运操在我们的手中，也许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更加重大的事情，其命运可能也操在我们的手中。

让我们支持各民族的合法愿望，但决不可损害其他民族的愿望。将来世世代代的人民在忆及我们的名字及我们政府和国家的名字时，对我们是咒骂还是赞扬，完全要看你所采取的决定如何。愿上帝启示我们。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是一块历史名地，也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千百年来它们都在圣地上相安无事，和平共存。今天它却是四分五裂，人民流离失所，被迫离开家园。

要对巴基斯坦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作一完全的解释，就必须提及在我们的人民同巴勒斯坦的土地和人民之间存在着恒久不变的精神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连系。但是我现在只要重提一下，一九四〇年在印度回教徒宣告希望成立巴基斯坦国的同一次会议上，又同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于迟迟未能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达成协议表示“严重关注”，并警告不要作任何违反向回教世界所作承诺的安排。

一九四八年，当时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弗鲁拉·汗爵士在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后曾这样说：

“我们恐怕分治所能带来的任何利益，与它可能引起的祸患相较，将会是微不足道的……”。

随后发生的都成为历史事实了。在三次战争和从无休止的冲突中，损失了上百万的生命，巴勒斯坦人民沦为难民，该区的和平已是支离破碎，而世界本身的和平也发生危险。联合国年复一年地在辩论这些问题，但主要是作为人道问题，或顶多是作为一项领土争端来处理。二十五年以来，大会一直在逃避这样的事实：整个民族已经在政治地图上被一笔勾销了，除非能将民族生存的可能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否则中东是不可能持久和平的。

去年，是大会自一九四七年以来首次以全面的方式来审议巴勒斯坦的问题，把它的一切政治、历史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包括在内。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第 3236 (XXIX)号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行使自决和民族生存和回返当地家园的权利。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决议是完全符合中东的和平与正义的要求的。

今天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和对他们的正义事业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可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这是巴勒斯坦人民在面对着巨大困难和无穷的祸患之中

进行了英雄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成果，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已经忘了他们存在着的世界，再次聆听他们的呼声。阿拉伯人民，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中，为收复被占领土和恢复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的合法权利而表现的决心和团结，在改变这种局势方面也发挥了同样重大的作用。

阿拉伯的斗争和阿拉伯的团结使中东的寻求和平工作取得了新的推动力。在军事脱离接触方面已经取得三项协定——两项关于西奈，一项关于戈兰高地。大家把最近达成的协议形容为“转折点”，如果建立和平的过程能够在正义的指导下有意义地和明确地朝着最后解决迈进的话，那才真会成为名符其实的转折点。凡是想利用这些发展在阿拉伯人之中散布不和或冀望从中渔利的企图，对和平的将来都会成为一项严重的失策和打击。

显然所有各方都承认，一项局部的解决决不能取代一项全面地满足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各种条件的办法。这样的和平需要以色列自一切占领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在内，撤出其部队，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家园的民族权利。

我国代表团认为，对安全理事会的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应该以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为基础。巴勒斯坦实体的存在不容再受忽视了。日内瓦会议的与会者必须正视这项事实。一旦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得到了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参与这个过程的一方得到了认可，我们确信一定能够找出一种共存方式，确保该区域的所有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安全和幸福。但是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身份和他们的主权存在得不到承认以前就期望有这样的保证，将是无理的要求。要承认这个区域的所有人民都有和平共处的权利，必须以互惠原则为基础。

至于应该如何寻求一项全面持久的解决办法的确实方法，当然不应由我国代表团提出。事实上，认为问题必须谨慎地按部就班来解决这种想法已经受过考验，并且已取得一些结果。但是，总有一个时候非发动全面解决的努力不可，我们相信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无论直接有关各方所采取的方法和程序如何，都应该记得

大会在去年通过的决议中，已经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对于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是一个不可少的部分，并指出巴解是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因此，任何达成全面解决的努力，例如在日内瓦范畴内规定的，显然必须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充分和有效的参与。

无论各方采取的程序如何，联合国都必须充分履行其责任——为对该区域人民所加的痛苦设法予以补偿的历史性责任，和从安理会和大会各项决议规定而生的责任。正如沙达特总统最近在这个大会上所说，在联合国内外为中东的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其间有一种“机能上的连系”。不论日内瓦会议或任何其它的和平倡议，如果把宪章的原则和本组织有关解决这个冲突的决定置于不顾的话，都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企图这样作，只会使事态更形复杂，并为中东和平增添更多障碍。

我国代表团深信联合国的会员将会各尽其能，来指引和帮助推动为全面解决所作的努力。

我们深信，今天在世界人民的希望和抱负方面更具真正代表性的大会，一定能够以实事求是和高瞻远瞩的态度，尤其是以正义感，来采取行动。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漠视正义的要求，那就等于是拒绝和平。中东的局势仍然是变幻莫测的，并且正如大家可见，大有可能导致或加深更多的暴力行动。如再发生一次中东战争，将使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失去平衡。何况还有一个随时存在的危险，就是敌对行动的爆发很可能把外地的国内卷入彼此对抗的局面。因此，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必须通过劝导和影响力，帮助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这是最迫切关注的问题。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我国代表团认为，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法给予了新的推动力。在过去二十六年以来，由于以色列和它的强大支持者的坚决反对，大会不能在公正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因为那些强大的支持者以前曾在这个世界大家庭里面享有压倒性的力量和

影响。今天的局面已经不同了，这是由于不结盟国家的数目大为增加，从而增加了不结盟原则的效力。现在已经可以基于联合国拟定的原则而不是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实际利益来处理巴勒斯坦的问题了。现在也可以打破长期以来威胁着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对此问题相持不下的僵局；并为导致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作出新的努力。

第3236(XXIX)号决议就表示出这种重新的努力，它表明了联合国在关于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上，决心履行多年以前就承担了的责任。

在一九四八年，大会同意：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是无辜的，战祸的恐怖把他们逐离家园，大会确认了他们回返家园的权利。以色列从此便拒绝满足世界社会承认它的条件，即：恢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举世公认：以色列不能遵从这些人民的正义合理要求乃是三十年来中东长期冲突的原因。

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些基本因素。总的来说，联合国对这些因素的看法一向是明确一致的，它在多年来通过的有关决议中表明了这一点。但某些方面一直企图转移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视线，并漠视某些政治、道德和历史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比已经提起的更为基本。

举例来说，必须提出的问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的运动历史之初就决定抓住任何机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排外的犹太人国家，而不理会当地居民的死活，就正义与法律而言，这是否一个可以支持的决定呢？

如果接受《贝尔福宣言》为一份有效的国际协定的话，那就必须查询一下它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不致危及巴勒斯坦当地居民权利的保证，现在到底如何。还应该一问的是，在我们这个非以教治国的和全体一视同仁的世界上，是否能够考虑以宗教上的论据作为理由，来建立一个专属犹太人的国家，而牺牲其它民族的利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受到同样的尊重，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在国际事务上被赋予特别的地位或任务。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个对其它两种宗教同样神圣的地区里，竟傲慢地宣称他们有更大的宗教权利。

我们注意到以前身受驱散和大屠杀之害者现在竟热心地抓住机会把另一个无辜民族驱散出去，而且我们同时又看到纳粹党灭种企图的生还者现在竟和南非的纳粹种族主义哲学继承人越来越接近了，因此我们不能不责问这种道德和宗教至高无上的宣告是不是确有理由和出于诚意。

这些都是十分适切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老老实地加以回答的话，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蓄意的恐怖运动的时候被迫流亡了，在很多以色列的领袖和创始人的写作里都证实了这件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联合国一直坚决拒绝忘却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或者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否认这些人民有民族生存权利的企图。

但是如果有人继续遮掩真正的问题，那就会妨碍我们寻求公正解决的努力。例如我们听说，建立一个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乃是犹太人民自决权利的一种表现，仿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就没有同样自决权利似的。又有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可以成为黎巴嫩、叙利亚或埃及的公民，以达到自决目的。我们再次看到这种傲慢态度的含义：巴勒斯坦的土地对那些二千多年以来从不间断一直居住于此的人来说，还不如对近年才到的欧洲移民那么重要。

犹太复国主义者企图把任何对他们的不义、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和侵略政策的批评都说成是反犹太主义的表现，我国代表团认为，世界社会必须对此特别提高警觉。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会把任何批评都当作对其国家的种族特征的攻击。当然，这种态度为以色列的侵略行动提供了方便的掩护。可是谁都不应该被这一种进一步混淆局部的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的中东问题的企图所欺骗。

我国代表团认为，大会在重申第 3236 (XXIX) 号决议中所规定的原则和把这些原则化成积极行动时，必须牢记上述的一切考虑。

联合国必须维护和重新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的不受外来干涉实行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唯有在

维护了基本人权，消除了任何由于感觉被出卖和遭受长期不义待遇而痛苦气愤越来越深的情况之后，才能确保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这是历史的教训之一。从发扬宪章而来的国际法制度中的很多文件也要求对这些权利加以重新确认：例如《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等。

联合国不论是根据政治立场或作为一个正义和人道的简单问题，一向都坚持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

第 3236(XXIX) 号决议还有一些规定能够使巴勒斯坦问题脱离以前的僵局，其中包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是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一个主要当事人，指明一个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集团——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些实际的措施，现在终于为召开一个有效的中东会议提供了必须的适当基础和实际的接触渠道。它们也为任何处理中东问题的会议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即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应该以与其它各方平等的地位出席会议。

长久以来大家都已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乃是中东冲突的核心问题，也认识到除非把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完满地解决，否则，是不可能在整个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

我国代表团当然欢迎中东紧张局势的减轻，我们同时要重申我们认为世界社会必须不遗余力办到召开一次中东会议，一次全面处理一切所涉问题的会议。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特别欢迎向本届会议提出的一项提议，即设立一个关于执行第 3236(XXIX) 号决议的委员会。我们希望该委员会把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作为它主要的目标。

联合国作为国际合法性的监护人，可以为按照这些路线促成进展提供一个框架。我们知道秘书长一直准备为支持任何谈判出面斡旋。

有人把一九七六年称为巴勒斯坦人民之年。我国代表团希望一九七六年不但会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被长期剥夺的愿望，同时也可以看到中东建立和平与安全。

德里斯先生（突尼斯）：大会在本届会议开始时举行的一般性辩论中已经表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了解，而要在整个中东地区取得一个真正持久公正的和平，就有赖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也认识到没有任何人再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了。事实上，大家也一致承认必须找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以响应该民族不可剥夺的合法民族愿望。

只有一个代表团在这里谈及它所称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有很少数的代表团不谈这个重大问题。不过，参加一般性辩论的绝大多数代表团都要求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法国政府更是言行一致，最近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巴黎开设办事处。我提到这一点以表示我们的谢意。

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组织范畴内和世界一级上所赢得的这些重要进展，可以同去年十一月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已经得到的进展加在一起，当时大会通过了第3236(XXIX)号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他们不受外来干涉享受自决权和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大会在这项同一决议中，又承认充分尊重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些不可剥夺权利，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承认要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是主要的一方。

大会在其第二十九届会议中又通过了一项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以及参加在联合国各机构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和工作。

所有这些胜利都是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英雄斗争的成果，一九七四年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承认该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合国也接受并确认了这件事，它现在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一起支持各民族享有独立、自由和公道的权利。目前的局势与三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当时，联合国在一九四七年，仅以三十三票就决定把一块已经有主人的土地分裂，完全不顾当时阿拉伯各方和其它方面一再重复的警告，它们说到这种非常严重

的措施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和可能十分严重的影响。

巴勒斯坦和中东的一般局势仍然是充满危险的。当地从来就没有什么和平与安全，局势终于爆发成了接二连三的战斗。

我们看到了一九四八年的战争、一九五六年的战争、一九六七年的战争和最近的一九七三年的战争。这些战争的暴烈一次比一次厉害，把整个地区和它的人民致于死亡和毁灭的威胁之下，又使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各方面更为复杂。事实上每一次战争都遗下了导致另一次战争的种子。我们今天要问一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这种固执地不顾和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回返家园的权利的做法是否会继续挫败为了谋求一个公正、和平与持久的解决办法所作出的努力呢？在这种情形下，希望将变为绝望，我们将会看到第五次战争，特别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超越了分治计划所规定的疆界，并继续扩张，直至它可以把邻近阿拉伯国家领土的重要部分并入整个巴勒斯坦为止。

以色列在巩固其占领的同时，又在改变耶路撒冷的特色，并侵犯了在哈立勒的哈尔兰·依巴希米伊斯兰寺的神圣尊严。同时，它竟敢责备其它阿拉伯国家，并企图以虚构的指控来维护其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政策。但是世界上还有任何人不了解以色列的真面目吗？谁还会再受这些指控瞒骗呢？在中东这一部分，以色列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它本身就含有自败的因素，当然，除非它决定改变自己的本性，并使自己适应该地区的要求，正如它自己的一个选民纳洪姆·高得曼所提议的一样。客观地分析一下以色列集团的本性后，便可以看到时间已经是不利于以色列了。以色列人本身终于也了解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他们态度顽固和走极端的原因。

犹太复国主义是少数犹太人进行的一种政治运动，其目的是要为了应付犹太人在欧洲所受的压迫而建立一个人为的国家，而纳粹政权的行径则是这种压迫的最高峰。因此，它们以恐怖主义和不断的暴力行动夺取了一个和平民族的土地，并从外地带来移民，以取代当地的土著，后者得为了别人的罪恶而付出代价，本身又成

为压迫和侵略的受害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这样从保护犹太人转化为敌视阿拉伯人的运动。它反对闪族的另一支派，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一般的阿拉伯人，这就显露了它的种族主义本质。

曾有人说这个问题主要是二个民族主义力量在争取一块土地的冲突。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是不应有任何种族主义冲突的。两者都是闪族，都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愿他安享上帝的保佑。如果我们客观地研究一下问题，事情就很清楚了。巴勒斯坦的合法居民和土地主人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立场也无须多辩。但是多年来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到了今天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它不只是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为巴勒斯坦土地而引起的冲突，它现在已经把其它阿拉伯国家牵涉在内了；它已经变成超级大国所关心的问题，并成为和平或战争的来源了。就如伟大英勇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去年在大会发言中所说：“战争在巴勒斯坦爆发了，可是和平也将在巴勒斯坦诞生。”（第2282次会议，英文第51页）。

然而不幸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战争危险的可能性比和平的机会更为接近。在我们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和试图严肃地寻求一个真正的解决时，必须把这种情况考虑在内。我们千万不能陷入无谓的巧辩和争论之中，因为那正是以色列当局希望把我们引入的陷阱，以便它们可以为目前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范围辩护，甚至全然拒绝考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提的方式，虽则其基本目标是为了找出回教——犹太人和基督徒和平共处的关键。到现在还不是进行这种辩论的时候，只要以色列继续其侵略和侵占政策，只要它继续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就认为完全没有进行这种讨论的必要。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脱离这个恶性循环，我们也是身在其中。这些真理和事实是我们迟早要承认的。以色列代表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攻击是徒劳无功的，而且也无助于以和平手段取得解决办法的努力。这种失败的责任应该完全由以色列负担。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和正式发言人，这就是许多的事实和真理之一。一九六八年突尼斯共和国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曾说：寻求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任何努力一定要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参与并且一定要他们接受这项解决。

目前以联合国为对象的屡次运动也是徒劳的，这些运动的发生只是因为联合国不肯顺从以色列的野心。事实上本组织现在代表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且是权利、正义和民族自由概念的表征。现在这些概念得到充分表达而且备受尊重，因为有很多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它们的人民都经历过占领的危机，并饱受凌辱和伤害。这些因为联合国不肯顺从以色列的野心而进行的历次的运动是一定会失败的。

现在联合国代表那些人民曾受占领之苦的国家。以色列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其朋友的蔑视和轻侮不能避免联合国决议的执行。以色列没有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它甚至没有诚实地执行大会通过的分治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以色列却年复一年地利用它作为向外扩张的跳板。因此联合国的决议至今仍然是一纸空文，而在巴勒斯坦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却不断发生着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规定和原则的事情。

这一切对联合国的公然侵犯，违反行径和挑战，不论以色列如何尽力，也不能掩盖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核心。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愿望之间的冲突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巴勒斯坦人民回返家园和行使自决权利的问题。

巴勒斯坦人本身之出现于国际舞台就是审议中东问题时应该考虑的新因素，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突尼斯共和国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在当时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为他举行晚宴时曾发言指出这一点。巴勒斯坦人民已经负起，并将继续承担为恢复他们回返家园的权利而斗争的责任，结束该地区斗争的方式将由他们来选择。

去年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最高峰会议指出了可以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得到进行斗争的目标和在其家园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实际方法和手段。以色列

在被占领领土内实行的压迫政策和对付难民营的军事侵略无论如何残酷，也不能削弱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或阻止他们达到正义目的。

我国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突尼斯共和国总统曾在不同场合里一再重申这个态度，最近他又在上星期的发言中再次宣布，突尼斯将永远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并尽一切能力支持他们。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正义斗争的坚决支持，是以我们对这个斗争的合法性的信念为基础的。有自尊心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牺牲无论要进行多久，都不会是白费力的。他们终将取得胜利，人民的坚决意志必将得到执行。

主席先生，在我结束发言以前，我要再度向你致以我国代表团的祝贺，并希望你在大会尚待完成的工作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所说的勉励的话。

在散会以前，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我们昨天决定以明天星期五早上会议开始时作为提交决议草案或提议的最后限期。因此我促请要向大会提出提议的任何代表团尽力尊重这最后限期，并于明早会议开始前提出他们的提议。我希望在早上十点三十分准时开会，因为我们的名单上还有很多发言者。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散会
